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辨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真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訟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辨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辨其實烏足以為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為訓者蓋欲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辨惟領悟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

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未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之謹哉世亦有志于道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盡耶噫關尹大聖人慈悲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九

葛仙翁後序

丹陽葛稚川曰共體存蒿艾之資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寬魄也鑑者心也乙者食也釜者化也毒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沉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鷲鶴拳亦作若開虎兇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

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姓董敬序

列子

姓一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開元封沖虛至德真君書為沖虛至德真經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巨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巨向謹與長社尉巨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巨向書六篇巨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殘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巨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巨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